

学者走天下



XUEZHE ZOUTIAXIA

剑桥札记

葛剑雄
著

1

 江苏出版社

学者走天下



XUEZHE ZOUTIAXIA

剑桥札记

葛剑雄
著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札记 / 葛剑雄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 6

(学者走天下丛书)

ISBN 7-80610-904-8

I. 剑... II. 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965 号

“学者走天下”丛书

剑桥札记

葛剑雄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4.75 印张 2 插页 102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0-904-8

I·176 定价: 15.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邂逅霍金····· (2)

有人则名

——访格兰切斯特果园茶座····· (5)

人道还是“狗道”····· (9)

更应为人类着想····· (11)

处处有芳草····· (14)

消夏琐话····· (17)

先“小同”如何?····· (20)

愿剑桥不受爆炸威胁····· (24)

还是公私分明····· (28)

人的力量····· (31)

寻访李约瑟····· (33)

英国人的拿来主义

——布雷顿皇家行宫随感·····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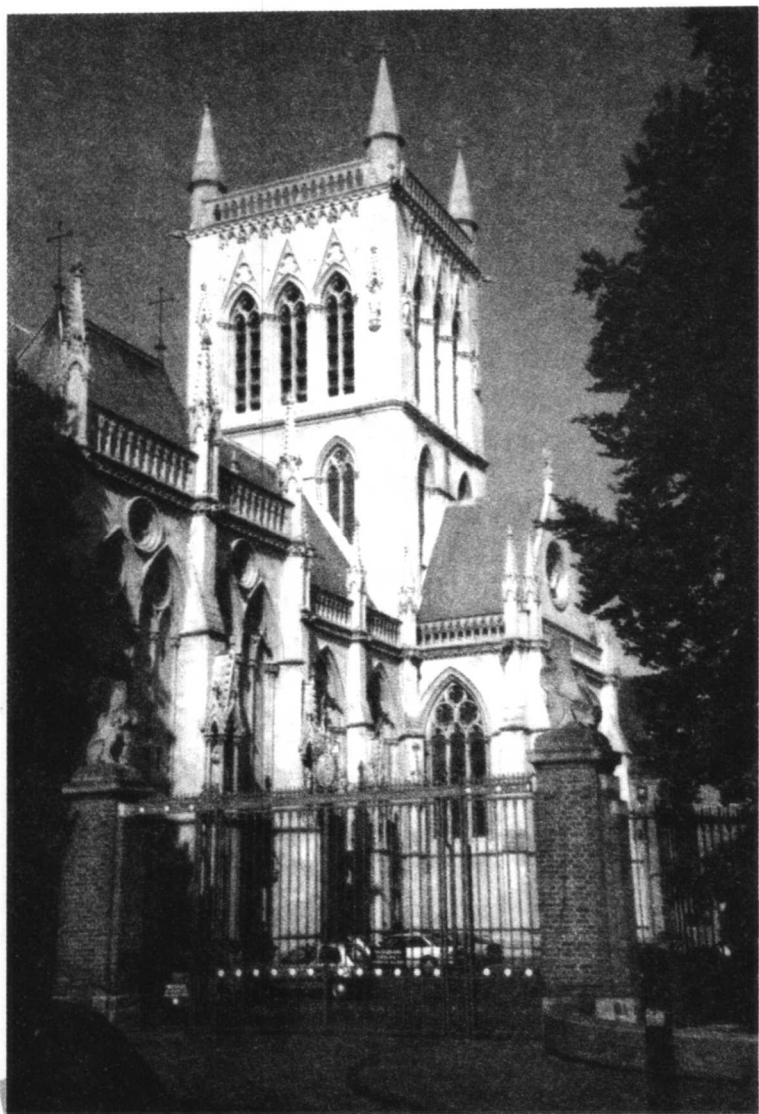
感受时空

——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 (53)



青井阁中好读书	(59)
伊利教堂与外国月亮	(63)
大笨钟下	(69)
从西欧看到的希望	(75)
名城乐水	(77)
莎翁故乡所见所思	(83)
签证琐记	(93)
不方便的“方便”	(101)
世风	(105)
威尼斯，我没有失望	(111)
永远的庞贝	(125)
“高桌”与师道	(135)
海峡来去	(142)
后 记	(146)

剑桥札记



“学者走天下”丛书

邂逅霍金



散步

自从《时间简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知道霍金的人越来越多。青年学人争读《时间简史》，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一则太忙，二则有自知之明，未必看得懂。但我对霍金以高度残疾之身能写出如此经典著作的精神和业绩，却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我知道霍金是剑桥大学的，想不到在来剑桥的第二周内就见到了他。

7月15日下午，一位青年朋友约我一起去那家有百年历史的 ORCHAD(果园) 茶室，走过剑河边时他告诉我，霍金傍晚常在这里散步，有时可以遇见他。于是霍金成了我们的话题，我问这位学西方哲学的博士生是否看过《时间简史》，他



说看过,但也没有看完。这使我颇感自慰,我的选择看来是明智的。

六时半,当我们从茶室回家又经过剑河边时,忽然我见到前面缓缓驶来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的正是霍金——和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完全一样。

车驶近了,我却呆滞了,是敬仰,是震惊,是凝视,是沉思;都是,或许都不是——在他经过我身边的那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目送着他静静地过去。



学院内

这是一个弱小的身躯,稍向右侧倾斜地靠在——或者说是被安放在——轮椅车背上。除了他的目光,似乎见不到他有其他动作。他的目光显得异乎寻常,可以看成极度冷漠,也可以视为显示着超常的魅力。我想走上前去,又下意识地摸着照相机,但我既没有移步,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的背影的

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

或许是霍金独特的形象震撼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随时面对逼近的死神，却依然像超人那样奋斗的人，对他的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更不用说任何好奇的举动或过分的热情表现。

或许是周围的人感染了我。当霍金经过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毫无异样，就连照料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霍金的轮椅渐渐消失了，就像路上无数过往的行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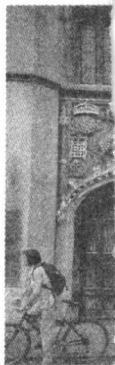
霍金是不幸的，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了罕见的疾病，要不，凭着他的才华和毅力，他完全能为人类作出更杰出的贡献。

霍金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他也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不，如今只有几个手指能活动的他如何能完成他的著作，如何能继续他的生命和工作？他的轮椅车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机械和电脑，他的身前就有显示屏和特殊的键盘，这是电脑公司专为他设计制造的，所以他才能自如地操纵轮椅，才能传达自己的思维，才能延续他的生命。

我更庆幸霍金生活在剑桥，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不必随时面对镜头、鲜花、握手和掌声，不用应付集会、宴请、报告和表彰，因为大家都懂得个人的价值和时间的可贵。

愿霍金在平静中度过他不平凡的一生，更愿世界上其他“霍金”能像他那样幸运。

1998年7月18日



有人则名

——访格兰切斯特果园茶座



格兰切斯特茶座

在美国,一百多年的建筑或物品就称得上是古物,再早的
大多就是复制品了。但对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来说,
三四百年的古物比比皆是,所以朋友邀我去一个有百年历史
的乡村茶座时,开始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待他提到一些大名
鼎鼎的人物都曾是这家茶座的常客时,我才决定去见识一下。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剑桥的乡村竟如此之近,不如说就是
城市的一部分,离我的办公室仅一箭之遥。从大学中心前步
过一座小桥,循剑河而行,就是一大片被称为“绵羊绿地”的草
场,但见古树荒草中牛群徜徉,虽有小径穿越,行人和自行车
不时可见,却已如闻牧歌了。再往前,我们干脆离开了小径,



缅怀前贤

踏着没胫的野草，沿河而行。如果说剑桥城内的草坪雕琢得过于精细的话，这里就完全出于自然。倾颓的枯树横卧草丛，老根上却长出了新枝。密密

的垂柳映绿了河水，使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只天鹅更显得洁白，也使旁边的一群野鸭相形失色。年轻的船工用竹竿撑着一叶扁舟荡过，虽无欸乃之声，倒增添了恬静。松鼠不时与我们做伴，但脚下也得小心牛粪。要不是微风中时而可闻隐约的车声，我真仿佛回到了暮春三月的江南，回到了儿时熟悉的故园乡村。

前面是一道一人高的木板围栏，我正在寻找缺口，朋友已带我来到一副特殊的木架前——几块纵横交错的踏板可以供行人攀过围栏，牛却无法通过。再走一段就是一大片果园，在茂密的绿叶和累累的青果下放着一一条条粗厚的木制桌凳和一些帆布椅，草地中一座不显眼的平房就是格兰切斯特果园茶座。但一看门前树着的广告牌和墙上置放的照片和名单，眼前顿时熠熠生辉——诗人布鲁克、哲学家罗素、哲学家维根斯坦、作家沃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艺术家约翰……还有大量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师以及国王、主教。剑桥大学一向引以自豪的纪录是，剑桥出身的诺贝尔奖



得主比整个法国或德国还多,而其中很多人曾是这里的常客。

店堂内不大的柜台上放着各种点心,也可以点各类冷热饮料。我们各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样点心,发现价格比其他店要贵不少,大概是物有所值吧。虽然店堂内也有一些座位,但大多数来客和我们一样,托起盘子来到外面的果树底下。

虽然正值盛夏,在微风吹拂下了无暑气,而当云层挡住阳光时,还感到凉气袭人。此时靠在椅上,喝一口浓热的咖啡,



通往茶座的剑河

真可以说一声“味道好极了”。我翻开印制精美的小册子,才了解了这个茶座的真正来历。

果园是 1868 年栽种的,但使它成为茶座却纯属偶然。1897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剑桥的学生请果园的女主人史蒂文森太太让他们在盛开的果树下喝茶,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在屋前的草坪上,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从此成了剑桥的一项传统。消息不胫而走,这个果园很快就成了“河上胜



境”，果园茶座成了剑桥学人不时光顾的场所。连一年一度的
一些毕业聚餐，也成了这里的一个固定节目。

但真正使它名闻遐迩的，还是国王学院一位年轻的研究
生——鲁珀特·布鲁克。1909年，他为了闹中取静，租住了史
蒂文森家的房子。可是事与愿违，他的横溢才华和充沛热情
却引来了川流不息的友人，使这里成为被称为“格兰切斯特
团”的一批学人的聚集地。1912年5月，已经堕入爱河的布鲁
克在柏林写下了《怀格兰切斯特旧宅》的名诗，诗的最后两
句是：

教堂的钟，离三点还差十分；

与往昔一般的茶，是否还有蜜汁相伴？

随着诗的传诵，格兰切斯特茶座更是声名大振。除了二
次大战期间曾关闭歇业外，茶座长盛不衰。到60年代，世界各
国的游客纷至沓来，以至茶座业主提醒顾客将用过的杯盘送
至回收处的告示竟使用了三十五种不同的文字。

夕阳的余晖给果树渲染上一片金色，朋友说：“等秋天果
子成熟了再来，该有多美呀！”我也向往着这一天。当我喝完
最后一口咖啡，举目四望，二三成群的茶客或悠然沉思，或谈
兴正浓。除了朋友外，我一无所识，但我忽然想到，那几位老
者中安知没有诺贝尔奖得主？那边的青年中，难道不会有未
来的大师？一项重大发明或许正在茶座上酝酿，一种影响世
界的观点可能会在这里成熟。这才是这个茶座真正的魅力，
岂不胜过满树的硕果和满园的美景？只要剑桥的星空永远灿
烂，一百年后还会有这不变的茶座。

1998年7月20日



人道还是“狗道”

前几天在这里的电视中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某医药研究中心因用狗作药物试验，而受到动物保护人士的抗议。示威者用汽车封锁着中心大门，以致警察已发出要吊销他们驾驶执照的警告。有人还不顾警察的阻拦，几次要冲入中心，去解救那些受到伤害的狗，因为根据有人偷拍到的录像，工作人员是将药物强行塞入狗嘴的，这当然违背了狗的意愿，有悖“狗道”。

或许我是少见多怪，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和欧洲已非一次，动物保护主义者因反对用动物作药物试验或解剖，砸毁实验设备，甚至打伤研究人员的事也时有所闻，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赞成保护动物，特别是濒于灭绝的珍稀动物。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每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造福于人类。从这一角度看，动物的确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还有利于培养人类、特别是儿童的爱心，更有利于人道精神的发扬光大。

但是保护动物以及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类本身，为了人类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实际上，对动物和环境的保护标准也是从人类自身出发的，不可能以动物或环境的“利益”和“是非”为标准。大熊猫之所以特别得到保护，除了它的稀有外，与人类的喜爱也不无关系。如果是一种濒于灭绝的毒虫，至少不会那样引人注目。西方人爱狗，对狗的保护就特别敏感，对吃狗肉会视若仇敌。但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

吃着半生的烤牛排，却不想牛在印度等地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狮、象、虎之类猛兽当然要保护，但同时也不许它们伤害人类。就连可爱的鸽子也得对它们的活动有所控制，因为鸽粪会腐蚀大理石，破坏建筑物。如果鸽子太多了，也得请母鸽吃避孕药。总之，在人与动物发生矛盾时，人的利益、人的观念总还是得首先考虑的。

我们当然不应该人为地加剧或延长动物的痛苦，所以动物保护主义者要求在宰杀牲口时得用电击使它们一下子死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是应该实行的。但对药物试验或解剖一类行为自当别论，因为这是人类医药进步所必需的，是造福于全人类的。新药研制过程中总得试验，不用动物，难道直接用人吗？用动物不道德，用人就道德吗？以前曾经用犯人，这是不人道的。或者花钱雇人，那是愿者上钩，现在有些地方也在这样做，但这人道吗？固然这些人是“自愿”的，因为他们需要钱，这难道比用动物更道德吗？或许有爱动物的善良人愿意代替动物受试验，但一方面这同样不人道，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未必会多，结果是这类试验无法进行，要么停止新药的研制，要么不经动物试验就加以运用。无论如何，受损害的还是人类自己。

再深一步想，尽管这些人如此爱狗，但还是没有实行真正的“狗道”。因为说到底，目前狗的境遇再好，也是人类强加给它们的。狗的祖先是狼，经过人类的长期驯化才成为各种狗。哪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能证明，狼变成狗是它们的自由选择，没有违背它们的意愿？当年由狼变狗的过程中难道没有采取过强制行为吗？就是现在，给狗打针吃药，穿红戴绿，吃人们专为它们配制的食物，遵守主人给它们定下的各种规矩，谁知道它们乐意不乐意？狗还有狼的自由吗？或许有人说，他的哈



巴狗摇头摆尾过得挺欢,肯定完全自愿。但也未必,因为也可以说是人类“毒害”或“奴化”的结果,如果将这狗一生下来就置于狼群中又会如何?如果它的祖先根本没有变为狗,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要是“狗道”中也有“后殖民”、“后现代”的理论,分析起来必定会更深刻。

看来真正讲“狗道”也不容易,那么还是先讲人道吧!

1998年7月31日

更应为人类着想

一些抗议者横七竖八地躺在一个医学研究中心门口的路上,身上盖着象征猪皮的黑色塑料布;另一些人头上戴着猪的卡通头套,又唱又跳;一位中年妇女正对着电视镜头慷慨陈词,呼吁保护猪的生存权利不受人的侵犯——这是前几天发生在剑桥的又一场动物保护者的抗议活动,起因是前一天电视报道了这家中心的科研人员成功地将某些猪的器官移植到了人体。

正如中心的发言所说,目前每年有很多人因为某些器官丧失功能而死亡,尽管从异体移植这些器官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人体器官可供移植。以猪器官代用移植成功可以使不少人的生命得到延续,应该是人类的福音。可是这些动物保护者却认为,这意味着大量猪将为了给人提供器官而死亡。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了侵犯。更有人认为,将猪器官移植到人体上,既损害了猪,也亵渎了人的尊严。

对我们来说,或许有点少见多怪,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西欧、北欧,近年来动物保护是一种新的时尚,这类活

动已屡见不鲜，并且愈演愈烈。但我还是要对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请他们多为人类着想。

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动物保护者的真诚，是出于一种高尚的博爱精神，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却走入了误区。

就拿这件事来说，究竟是救人性命重要，还是保全几头猪更重要？难道动物的利益高于人类的利益吗？如果这些猪的器官不被移植到人体，养到一定时间它们就得被屠宰，这些器官将成为人类的食物或加工成饲料。相反，被移植到人体的猪器官倒能随着人的生命而延续，并为人作出贡献。我实在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人道之处，或者有什么不“猪道”之处。至于担心猪的器官会影响人类，其实也大可不必，相信医学研究人员必定充分考虑猪与人的差异，已经过长期试验和观察。而且被移植的也不是大脑或神经一类器官，不会造成被移植者的猪化。一部分动物制品早已用于人体，为什么猪器官就移植不得？我也赞成得讲点“猪道”，对这些被移植器官的猪应该减少它们的痛苦，如不能继续生存就让它们安乐死，但绝不能将“猪道”置于人道之上。

一部分最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是不会接受这些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保护一切动物，禁止消费一切动物制品，猪肉自然是不能吃的，就连猪皮、猪鬃也不许用，猪器官岂能动得？他们自己当然完全做得到，或者说有条件做得到，但请他们想一下，世界上有多少人做得到？如果完全不食用猪、牛、羊、鸡、鸭、鱼、虾、蛋、奶等等，人类用什么来代替这些动物蛋白、油脂和营养物质？怎样获得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早已无衣食之虞，致力于减肥或使体形苗条的人可能并不在乎，甚至求之不得，但因此而造成的食物不足靠什么来弥补？全世界会有多少人营养不良，多少人死亡？还有，世界上那么多

